

淮海集

戊

書

淮海集卷之二十三目錄論

擬郡學試近世社稷之臣論

聖人繼天測靈論

變化論

君子終日乾乾論

以德分人謂之聖論

卷之二十三目錄終

卷之二十三目錄終

以誠合人而之聖論

管子終日論

變外論

聖人繼天而應物論

林淵學古後世論

淮海集卷之二十三目錄終

淮海集卷之二十四目錄傳

浩氣傳

卷之二十四目錄終

卷之二十四目錄終

淮海集卷之二十四目錄終

淮海集卷之二十五目錄傳說

陳偕傳

眇倡傳

魏景傳

汝水漲溢說

心說

二侯說

十二經合義

卷之二十五目錄終

卷之二十五目錄終

十二繇合集

二對篇

心篇

水木齋益篇

慶景齋

望月齋

朝前齋

淮海集卷之二十五目錄終

淮海集卷之二十六目錄表

賀坤城節表

賀興龍節表

代賀太皇太后受冊表

代賀皇太后受冊表

代賀皇太后生辰表

代賀明堂禮畢表

代賀皇太妃受冊表

辭史官表

代蘄守謝上表

代程給事乞致仕表

代王承事乞回授一宮表

升賢皇太子受冊表

升賢皇太子受冊表

升賢皇太子受冊表

賢皇太子受冊表

賢皇太子受冊表

卷之二十六目錄終

淮海集卷之二十三

宋高郵秦觀少游撰

明仁和李之藻振之校

論

擬郡學試近世社稷之臣論

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至矣忠足以竭才性之分敏足

以應事物之變苟利社稷則遂事矯制雖君有所不從

苟害社稷則伏節死誼雖身有所不顧夫人莫不尊於

君莫不親於身君與身也猶有時而忘之知有社稷之

事而已况其它乎此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也揚子曰
近世社稷之臣終之以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夫揚子
之所以有取於四子者豈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
形歟料敵制變筭無遺策攻城野戰前無堅敵歟出入
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歟果在乎是則戰
國之末士一介之庸人皆可以爲社稷之臣矣豈揚子
之意哉方高帝之時天下初定諸將論功日夜不決子
房辭齊三萬戶願封於畱又勸先封雍齒諸將乃服及
欲廢太子子房乃行少傅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招

致四老人者以羽翼之太子以安此其所以有取於子
房者也高后時諸呂擅權欲危劉氏平勃用陸賈之謀
深自相結卒能誅諸呂迎文帝於代而立之此其所以
有取於陳平絳侯勃者也後元元平之際漢室多故子
孟擁昭立宣政繇已出前後二十年海內厭服此其有
取於霍將軍者也然光不學無術闇於大體死纔三年
宗族誅夷勃免相就國不遠嫌疑陷於吏議幾致顛覆
平多陰禍至孫而廢掌雖親貴終以不侯子房雖無三
子之過然不能爲漢制禮作樂追迹三代之隆以聖人

之道槩之皆未得爲全人也故曰終之以禮樂雖然四
人者或氏而字之或氏而名之或爵而名之或氏而官
之何也此蓋楊子之深意春秋之大法也春秋之法雖
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然而州不若國國不若
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爵爵不若子
因此等以寄褒貶焉氏者別其所自出也字以言其德
名以言其體爵以言其功官以言其業張子房以智蓋
言其德也故氏而字之陳平以無悞蓋言其體也故氏
而名之絳侯勃以果蓋言其功故爵而名之霍將軍以

勇蓋言其業故氏而官之四人者子房最優故獨字之
絳侯勃爲下故獨不氏焉嗚呼不如是何足以爲法言

聖人繼天測靈論

古之語道德者未始不以聖人而論聖人者亦未始不
以道德蓋捨道德則無以見聖人而徵聖人則道德或
幾乎息矣何者其體相俱而其用無以異也夫物生謂
之化物極謂之變變化而不可知謂之神神也者其合
則藏於無爲其散則寓於有得昔之命道者因其無爲
也故彊名之以天所謂莫之爲而常自然者是已自其

有得也故彊名之以靈所謂地得一以靈是已天者道也而於神爲無體之體靈者德也而於神爲無用之用體則可以繼用則可以測由此兩者而不能知百姓是也知此兩者而不能行智者是也行此兩者而不能盡仁者是也由而能知知而能行行而能盡靜可以繼動可以測此聖人所以至也蓋聖人者其聰無所不知其明無所不察積聰明而爲淵則極天下之深盡聰明而爲懿則窮天下之美夫人之所以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而一切事變之來不能以明辨而應對之者以其質有

不足而脩所未至爾聖人既已具聰明之質而又加之以淵懿之脩則尚惡往而不至耶是以合而爲體則於上與造物者遊而無以爲散而爲用則足以遂知來物之不窮而各有得夫合於無爲則固以天也散於有得則固以靈也以吾之天而繼天之天以吾之靈而測物之靈是猶操五寸之矩求天下之方其不合亦以鮮矣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所謂繼天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測靈也蓋靈與天其始也出於神其終也入於

神而聖人與之俱焉故楊子曰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
靈夫聰明淵懿者乃所以繼天測靈也及乎天已至於
可繼靈已至於可測雖聰明淵懿亦莫得而言矣何則
極道德之精則粗不足以盡之也彼百姓與仁智則不
然其質與聖人未嘗不同而其修與聖人未嘗不異是
以雖有存乎人之天而不能開之以物於有累雖有貴
於物之靈而不能盡之以器於有窮夫以有累有窮之
具而欲繼無爲之天測無不得之靈其難也可明矣嗚
呼於是知聖人之所以聖人也

變化論

萬物不能常有有極則入於無亦不能常無無極則出
於有變者自有入於無者也化者自無入於有者也方
其入也則質散而返形形散而返氣氣散而返於芒忽
之間闢陰以爲陽者有矣闔陽以爲陰者有矣其巧妙
其功深故難窮難終此物之極者所以由之也方其出
也則芒忽之間合而成氣氣合而成形形合而成質移
剛以爲柔者有矣易柔以成剛者有矣其巧顯其功淺
故隨起隨滅此物之生者所以由之也是故物生謂之

化物極謂之變變者天道也君道也聖人之事而化之所以始也化者地道也賢人之事而變之所以終也是二者猶生之有死晝之有夜動之有靜往之有來常相待爲用而未有能獨成者也二者雖不能獨成而亦不能兩立何則一氣不頓進變進則化退矣一形不頓虧化進則變退矣一進一退迭相出入而神用無窮焉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昔之論變化者有先變而言者有先化而言者有兼變化而言者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

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夫道者變之統也器者化之宇也有形者不能相有是以雖器也而制之者亦存乎道雖化也而裁之者亦存乎變故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此所謂先化而言者也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蓋自致曲而至於變化者由人以盡天道自變而至化者由天以盡人道盡天道所以率性盡人道所以立教故曰變則化此所謂先變而言者也荀卿曰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

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夫變者所以原始化者所以要終獨化則不能以生獨變則不能以形生生形形而道之用盡矣故曰變化謂之天德此所謂兼變化而言者也蓋先變者以言乎自無而出有先化者以言乎自有以入無而兼變化者以言乎出有入無相待爲用而已矣然則主變者天也司化者地也而荀氏皆以爲天德何也曰天道成終而成始凡言變者亦可以兼化地道無成而待有終凡言化者則不可以兼變易於乾曰乾道變化而於坤則曰萬物化生蓋乾者用陽氣以統天

地天旣可以兼化則乾固不獨變矣地不可以兼變則坤固止於化矣故曰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由是觀之變化者神之用也神無方無方則無乎不在故在天則乾道是已在地則坤道是已在人則聖人是已故曰天地變化聖人効之此之謂矣

君子終日乾乾論

天任命人任力君子之道原於天而相之以人安於命而輔之以力故凡乘勢以應變因時以立功雖一聽於

自然而進德修業未始不以自彊不息爲主何則力有所不盡則未可以言命而人有所不至則未可以言天故也乾九三所謂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者蓋亦以此矣夫九三以不中之位據重剛之險前有五之可至後有二之可終非所至而至則失義非所終而終則失幾失義則驕失幾則憂於時也可謂危矣可謂難其處矣此其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也日者有爲之時夕者無爲之時也於有爲之時乾乾以致其力於無爲之時則惕若以致其心夫亂生於所忽治生於所

憂安安者危亡者存固天之理也外既有以致其力而內又有以盡其心然則德其有所不進業其有所不修而過其有所不補者乎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而孔子亦曰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也易曰無咎者善補過也蓋當勇於進而安於苟簡而不能果於自彊能以無咎者寡矣嗚呼非深知天人力命之說者何足以與於此

而莊道論之五也聖人與不然其

以德分人謂之聖論於墨二春視事不同要皆不

古之聖人其道本於成已而終於成物得其始不知其

終則蔽於爲我見其末而遺其本則蔽於爲人爲我之蔽溺於楊而爲人之蔽流於墨二者所事不同要皆不該不徧一曲之所爲而非道德之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入不藏其出不陽入而不藏故德先乎身而有以公於物出而不陽故道濟天下而有以私於己夫公於物仁也私於己智也公公私私仁智兩得聖人之道盡矣傳曰以德分人謂之聖其此之謂乎夫天下之人因其性而觀之則未嘗不同因其習而觀之則未嘗不異使天下皆知性之無不同也則其俛仰之際語默顰笑之間

固足以官陰陽而府萬物矣又奚聖人之俟哉夫惟不知故尊其習者有至於上智而卑其習者或至於下愚夫以本同之性而異於上下相遠之習此天下所以有俟於聖人而聖人者所以不可一日無於天下也故古之人當其德未成則修之於己旣成則分之於人其大也以其所知覺所未知以其所覺覺所未覺其小也以其所中養所不中以其所才養所不才旣以與人已愈有旣以爲人已愈多仁者得仁智者得智得其精者足以治身得其緒餘足以治國家天下豈固有求於外以

爲人之所以望吾而吾之所以與人者適當然而已矣
 且上覆下大容小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損之不足
 與之理之當然也彼聖人以德分人也豈固有意於是
 哉蓋以爲人之所望吾吾之所以與人者亦理之適當
 然而已矣

淮海集卷之二十三終

淮海集卷之二十四
傳

浩氣傳

氣之爲物至矣其在陽也成象而爲天其在陰也成形
 而爲地陽沴於上則日月星辰之光悖陰沴於下則草
 木山川之精變氣也者天之所以旋地之所以運也况
 於人乎夫氣之主在志志之主在心心者神之合也志
 者精之合也氣者魄之合也神虧則精不復精弊則魄
 不寧君子虛心以養志弱志以養氣故能外探事物之

奧內安性命之情浩然無際與道自會豈特通體乎天地同精於陰陽而已哉嗚呼氣之爲物亦已至矣此公孫丑所以問之悉而孟子所以告之詳也凡進以禮退以義動而智靜而仁者皆性也窮通之有數廢興之非常者皆命也君子審去就之分循得喪之理以盡其性則寵辱於已猶蚊蚋之一過死生於已猶夜旦之一易皆命之偶然者也烏足槩其心哉故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對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傳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

語道也二十曰弱弱則未足以窮理三十曰壯壯則未足以盡性所以窮理盡性四十其時也四十而不能斯亦不足畏也已故於四十曰不動心孟子所謂不動心孔子所謂不惑者也不以內蔽外故曰不惑不以物役已故曰不動心不惑者未必知命也故孔子五十而後知命不動心未必知義也故告子猶以義爲外焉然則孟子遂無喜怒哀樂之情乎曰非也吾之所謂不動心者卽有而無卽實而虛其於外也應而不遷其於中也受而無止雖終日言猶不言終日爲猶不爲也安可以

喜怒之形哀樂之發而累其所謂不動者耶君子固有以與人同亦有以與人異所同者外所異者內也自其同者視之則孟子之勇有似於孟賁不動心有似於告子故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對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夫矢石相攻鋒刃相搏壯士遇之雄入而不顧彼得全於勇猶若是况得全於道者乎故刺其膚而不撓注於目而不逃其思已也一毫之挫若市朝之撻其視人也萬乘之尊若褐夫之賤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此北宮黝之養勇也視彊如弱進不量敵之大小

會不慮勝之中否曰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此孟施之養勇也昔魯子事親主於養志子夏之門人先於洒掃應對而已舍之所養者本也故似魯子之約黝之所養者末也故似子夏之詳由二子觀之則本固宜可以勝末約固宜可以勝詳由君子觀之則二子之養皆氣而已未足以知義也故曰夫二子之養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知勇而已者有時而窮知勇知怯者無時而屈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所謂知怯者也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所謂知

勇者也夫曾子之守約所以異於孟施舍之守氣者豈有他哉勇而能怯與義偕行而已矣故曰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然則不言子夏何也曰黜養勇之詳固不若舍所養之約舍似曾子而不及則黜之不若子夏從可知矣蓋黜之與舍可謂不動心而與夫告子之養者同矣曾子子夏可謂知義而與夫孟子之所養者亦有以同之也故夫丑問不動心之道而告以四子之養勇則孟子所以異於告子者固已存乎其間矣言心之聲也心氣之主也不得於本固可以勿求諸

末不得於文則不可以勿求諸實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而有以知告子所求者外也人以心爲君以志爲帥以氣爲師以體爲國君欲虛而靜帥欲知而專師欲和而勇國欲實而彊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失道而亂莫大焉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克也以言志立於心而足以率氣氣役於志而足以實體志有彊有弱故以帥言之氣一滿一虛故以克言之夫帥之所適師之所從也志之所之氣之所止也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帥不專則銳師不能以取勝

師不和則良師不能以有功志之與氣亦猶是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夫有尤物足以移人一物之玩且或喪志况情僞之感利害之攻乎孟子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持其志之謂也朝氣銳晝氣墮暮氣歸朝暮之變且或動其氣况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乎孔子曰君子有三戒無暴其氣之謂也雖然此猶有待也若夫縱心而動順性而游處衆枉不失其直與天下並流而不流其域若然者無持志之念有持志之功有暴氣之迹無暴氣之患彼且烏乎

待哉既曰志氣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蓋可以善惡邪正久而遷者志也而亦足以害氣可以喜怒哀樂驟而干者氣也而亦足以害志故曰氣壹則動志志壹則動氣凡物壅之則壹而相與鬱散之則疏而相與通蹶者動之逆也趨者動之順也逆順不同皆非志使之然也氣而已矣故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氣以心爲本反者所以復本也夫知言然後可以不惑養氣然後可以不動心詖淫邪遁之辭莫不畢見所謂知言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

天地之間所謂養氣也外不惑於人內不動於己雖孟子之長又何以加于此故曰敢問夫子惡乎長對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天下之理固有可以言論者固有可以意致者可以言論則言之也易可以意致則言之也難故曰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言之雖難猶爲可言者爾彼言之所不逮意之所不一者又烏可以言言耶大者氣之體也剛者氣之用也氣之體不可圍故曰至大氣之用不可屈故曰至剛夫晝動則氣擾夜息則氣安此人情之常愚智之所同也君子外不勞精

於事內無思慮之患抵時投隙以自得爲功故雖晝動曾不異於夜息衆人反是雖一夜之靜且或不能息也矧旦晝之所爲此非天之所與者殊也不能以直養氣使之無害而已矣夫能以直養氣率理而往循命而趨不爲貧賤富貴之所移威武之所屈則俛仰之近六合之遠固無適而不得矣豈不全其所謂浩然者耶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氣之養也亦猶是矣故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然則亦有出于天地者乎曰方其配義則塞于天地之間

而已矣及其配道則固有出于天地者也虛形萬物所
道謂之道因緣無事天下之理得謂之德理生昆羣兼
愛無私謂之仁列蔽度宜謂之義德非道不神仁非義
不立自義而入於天則極於道自道而出於人則極於
義氣之養也直而推之則無不宜此其所以配義也擴
而充之則無不在此其所以配道也集者自然而至也
夫所謂配者豈固有因而求合於彼乎直而推之無不
宜擴而克之無不在則自然與之合矣故曰配義與道
又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以其自然故於集

曰生以其有因故於襲曰取心有餘曰慊腹不足曰餒
慊則有裕於中而餒則有求於外老子曰聖人之治虛
其心實其腹蓋虛其心者所以欲其慊實其腹者所以
惡其餒故曰無是餒也又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孟
子之所以數闢告子何也曰君子惡似而非者使天下
之人善如堯惡如桀微君子其誰不知天下之所以不
知者疑似之間也邪與正同門情與僞同鄰至精莫之
能分是以君子懼焉被告子之不動心誠有似於孟子
然而以生爲性以義爲外使天下相率而從之則將求

性於形而求義於物矣此其所以闢之也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豈唯於告子之若是乎其所以距楊墨者亦如此而已矣夫所謂正心者有無爲而自正者有有意而正之者聖人之心如衆籟然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其應物也如是而已所謂無爲而自正者也彼衆人則不然有所距有所受有所將有所迎一事之至必欲正其心以應之弊弊然若操五寸之矩一尺之規以求合乎天下之形器者焉吾見夫心勞於中智盡於外而形器之不能合也此所

謂有意而正之者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夫知天而不知人者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者無以與道遊夫旣有意而正其心矣則於事也豈免以命廢力而以人勝天者乎故曰勿忘勿助長以命廢力是忘之也以人勝天是助之也莊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又曰爲天下者亦奚以異於牧馬者哉亦去害馬者而已然則君子之修身治天下鞭其後去其害可也必欲弊精神而求益勞智慮而遠成則命之分有所不安而害且至矣故曰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

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嗚呼人之於性也豈欲揠而使長哉亦去其害性者而已不平謂之陂有過謂之淫畔於正謂之邪逃其本謂之遁蔽於一隅者其言不平故詖辭知其所蔽陷於一曲者其言有過故淫辭知其所陷離道者其言畔正故邪辭知其所離術窮者其言逃本故遁辭知其所窮此四者淺深固殊然以一邪說之家則足以具之矣楊墨之類是也夫爲我者智也兼愛者仁也雖孟子之道亦未始離乎此而二氏之所以失者知其一不知其二有見於

此無見於彼而已矣若此者謂之蔽其弊也爲已者至於不拔一毛兼愛者至於摩頂放踵往而不知反焉若此者謂之陷其甚也則爲楊者反以仁爲失已爲墨者反以智爲失物始於毫末之差終以千里之繆亦其理之然也若此者謂之離又其甚也則爲已者至於無君兼愛者至於無父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若此者謂之窮其於言也蔽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遁其於心也蔽而後陷陷而後離離而後窮亦其序也以心對政則心爲內政爲外以政對事則政爲大事爲小生於內必形

於外故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大必及於小故曰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孔子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然則君子之所以有言者豈固拂其所有而彊其所無哉亦述性命之理而已矣唯如此是以前乎吾者可以稽之而不悖後乎吾者可以俟之而不惑何也命無異性性無異理故也故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然則又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何也蓋前則因知言而發原邪說之所起也後則以楊墨而言闢邪說之既成也原邪說

之所起者以理言之也故曰生曰發而先政後事闢邪說之既成者以事言之也故曰作而先事後政理藏於無形則疑於可違故曰必從事見於有迹則疑於可變故曰不易其言雖殊考之各有所當也雖然彼邪說者其所謂道亦吾之道也其所謂德亦吾之德也道德與吾同而所以與吾異者倚於一曲如僚之於丸秋之於奕各師其習而不能相通是以君子疾之焉耳楊子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正與他雖不同然而莫非道也而後世之學者徒見

君子之疾之也遂以爲彼之所謂道德非吾所謂道德者焉則亦已過矣然則孟子論不動心之道而止及於知言養氣何也曰能知言則不惑於外能養氣則不動於內外不爲邪說之所干內不爲妄情之所溺則吾之心也復何爲哉以此事上以此臨下退居而閒遊進爲而撫世固無施而不可此孟子之深意也蓋體合於心合於氣氣合於無則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來于我者我必知之况詖淫邪遁之辭乎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是

純氣之守也况卿相之位霸王之權乎雖然是道也豈唯聖人有之天下莫不有也是其道與之命天與之性晝而動夜而息者曷嘗不與聖人同乎惟其外不能知言內不能養氣是以予之則驚奪之則怨悖於操捨之際汨於寵辱利害之交氣與魄俱擾志與精俱弊而心與神俱亡若然者雖一語嘿一頓笑設之或不當也况治身以及家治國以及天下乎嗚呼聞孟子之風可以興起矣

淮海集卷之二十四終

淮海集

卷之二十四

十一

淮海集卷之二十五

宋高郵秦觀少游撰

明海鹽王廷俊君英校

傳說

陳偕傳

偕姓陳氏淮南廣陵人家故饒財而偕與其弟獨喜學
畫其後技日以進家日以微遂以為業士大夫既喜其
畫且愛其為人往往稱之然非偕之好也其言曰予從
事於茲有年矣凡古今之畫不見則已苟有見焉雖散

縑裂素之餘未嘗不學一不可於意輒復易之砥筆濡墨欣然忘勞蓋是時余方以畫爲事固其勢不得不然乃今思之亦良苦矣且物之有形如浮埃聚沫來無所從去無所詣一興一憤於無窮之中而我方汨汨然隨而畫之可不惑歟彼好事者又從而玩之至藏於巾笥且不欲以數閱可不謂大惑者歟嘻今老矣顧家貧無以給衣食之奉聊復俛仰於其間至於得失精粗不復經意也又曰有學於余者衆矣余將教之必使縱心之所動肆筆之所成以觀其天蓋工而不雅者有矣疎而

不俗者有矣詳略得宜意氣容與卓乎遂若無與及者亦或有焉余從而告之曰其後當然其後當然已而果然夫畫固技之微者也其猶若是又况有貴於畫者哉其子直躬亦世其學而所言尤異嘗曰昔宋元君時畫圖有一史解衣槃礴元君曰是真畫者也夫解衣槃礴固倜儻之所得閒暇之所好也元君乃以爲真畫其意果安在乎有得於此然後可以言畫而或說以謂神定意閑固以異於他史其亦失元君之意矣余聞而異之又從而思之豈所謂自得於已者耶抑亦得於人者耶

將內雖不克其言而頗亦有志於是耶人固未易知然
比夫銜技以夸人賈能以售汙俗者相去亦遠矣古之
君子聞一言中於理必書之故漁人之所賦孺子之所
歌皆得載於前史矧其有合於道德之要者乎於是爲
傳其言以遺同好亦時觀之以自擇焉

眇倡傳

美倡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與母西遊京師
或止之曰倡而眇何往而不窮且京師天下之色府也
美聆巧笑雪肌而漆髮曳珠玉服阿錫妙彈吹籍於有

司者以千萬計使若具兩目猶恐往而不售况眇一焉
其瘠於溝中必矣倡曰固所聞也然諺有之心相憐馬
首圓以京師之大是豈知無我儷者遂行抵梁舍於濱
河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爲解
鞍畱飲燕終日而去明日復來因大嬖取置別第中謝
絕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倡飯少年亦飯倡疾不食少年
亦不食囁嚅伺候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嘲
之曰間者缺然不見意有奇遇乃從相矢者處乎少年
忿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

目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爲 贊曰前史稱劉建康嗜瘡
痂其門下二百人常遞鞭之取痂以給膳夫意之所蔽
以惡爲美者多矣何特眇倡之事哉傳曰播糠眯目則
天地四方易位余嘗三復其言而悲之

魏景傳

魏景字同叟淮南高郵之隱君子也身長六尺骨如削
石瞳子碧色有光嘗賣繒於市遇華山元翁從授鍊丹
鑄劍長生之術元翁名碧天其師曰劉海蟾海蟾之師
曰呂洞賓洞賓之師曰鍾離權自權至景凡五世矣景

問元翁曰余欲兼忘其方奈何翁曰執汝身守汝一謹
而勿失景曰執害通守害變則如之何翁曰不然子以
爲構中天之臺者土木未考則能無經乎適千里之國
者車馬未館則能無行乎故將欲通之必固執之將欲
變之必固守之此其理也於是景以爲然乃述碧天之
意著書萬餘言論神仙事號太冲子云太冲子曰道者
盜也釋者識也盜天地陰陽之機謂之盜識萬物之理
謂之釋甚矣人心之神也雖造化亦無加焉今夫天地
之生物煦之以陽肅之以陰然後乃成人人心則不然一

舉而物已生矣故天生萬物地生萬物人心生萬物是
故人心之形象天地陰中生陽陽中生陰非陽不能養
陽非陰不能養陰故修陽法者去陰以純其陽修陰法
者去陽以純其陰陽用其精陰假諸物此陰陽之法也
水之性潤下火之性炎上衆人离上而坎下故不交真
人坎上而离下故交炁真炁也氣穀氣也真人真炁純
衆人穀氣雜神仙之道有中立無無中立有死而不亡
者至矣一身而形二者次矣不死不亡一身而形不二
者又其次也其大略如此同叟穎脫疆記得於自然凡

陰陽醫藥鍛鍊之技無所不精而能諱其術所以世莫
知焉頗解屬文亦工於詩其贈元翁篇云幽斷青松骨
鍊盡江月心佳句多此類也嗚呼自大道隱學者各師
異習鮮得其本真於是趨滅而不知生者爲佛氏之緣
覺趨生而不知滅者爲道家之神仙二者不同其蔽一
也然比夫生而行死而伏冥然日用而不知者固有間
矣如同叟者雖不足以窺老莊之藩翰亦葛稚川之流
乎余素與之友善別之且六年矣旣思其人而不可見
又惜其事泯泯不少槩見於世如古之所謂隱逸者也

乃撰次行義并擇其言之雅者書而記之聊以致余之意云

汝水漲溢說

汝南風物甚美但入夏以來水潦爲患異時道路化爲陂波汝水漲溢城堞危險濕氣熏蒸殆與吳越間不異郡人歲歲如此漢書稱汝南有鴻隙陂翟方進爲相始奏罷之郡人怨甚切意鴻隙陂者非特爲灌溉之利菱芡蒲魚之饒實一郡瀦水處也大陂旣廢水無歸宿則自然散漫爲害又水經稱汝水至汝南郡西北枝左別

出一枝又屈而東轉南會汝形如垂瓠故號懸瓠城今汝水故道已亡惟存別枝水潦暴降則有泛溢之患亦其勢然也在漢時爲豫州刺史治之諸邑皆春秋時沈江道柏之國事迹甚多暇爲作記無文字檢耳

心說

心本無說說之非心也雖本無說而不得不有說默而神之與道全之說而明之與道散之其全爲體卽體而有用其散爲用卽用而有體體用並游於不窮而俱止於無所極者其唯心而已矣而世之君子迷已於物沉

真於僞而莫之見焉此心說之所以作也目無外視耳無外聽遺物忘形在我而已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我然則目無內視耳無內聽馳神遊精在物而已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然則物之有色我因視焉物之有聲我因聽焉來則御之去則將之彼是兩忘在物我之間而已矣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我之間然則心無所不在乎曰惡得而無在也雖不在我未始離我雖不在物未始離物雖不在物我之間而亦未始離乎物我之間者此心之真在也譬如虛空焉虛空者卽之

不親遠之不疎萬物方有則與之有萬物方無則與之無俛仰消息唯萬物之與俱夫虛空之於心猶一心之於天而一塵之於地也及其至猶若是又况於心乎哉是故卽心無物謂之性卽心有物謂之情心有所感謂之意心有所之謂之志意有所歸謂之思志有所致謂之慮故合精以止謂之魄配神以行謂之魂與神爲一謂之精不離於精謂之神此十者入則一出則不一出入無常要皆以心爲主爾不得乎主未有得乎臣者也是以古之通乎此則動爲一氣靜爲二儀動靜有萬物

鼓舞有生死若然者陰可以開陽可以闔天地可以倒置日月可以逆行上焉造物者不得臣下焉外形體忘始終者不得友而况富貴之儻來死生之小變乎其不能累也亦明矣彼世之君子則不然知其曲不知其通安於近而迷於遠有見於外者則求心於物有見於內者則求心於我又其甚則蔽形而忘其神以謂心者特在乎方寸胸臆之間外此則物而已矣嗚呼其亦不智也哉有人於此棄邑而取宮棄堂而取室世必以爲不智人矣是何也所有者小而所遺者大也心之形非特

宮與室之微心之神非特堂與邑之廣而所取者如此而所棄者如彼豈不惑哉一人惑之一國笑之一國惑之天下笑之天下盡惑孰笑之哉悲夫是皆不見心之真在之過也由此觀之太上見心而無所取捨其次無心其次虚心其次有心有心者累物衆人之事也虚心者遺實賢人之事也無心者忘有聖人之事也見心之真在而無所取捨者死生不得與之變神人之事也嗚呼安得神人而與之說心哉

二侯說

閩有侯白善陰中人以數鄉里甚憎而畏之莫敢與較一日遇女子侯黑於路據井傍佯若有所失白恠而問焉黑曰不幸墮珥於井其直百金有能取之當分半以謝夫子獨無意乎白良久計曰彼女子亡珥得珥固可給而勿與因許之脫衣井旁縋而下黑度白已至水則盡取其衣亟去莫知所塗故今閩人呼相賣曰我已侯白伊更侯黑余謂二侯皆俚巷滑稽之民適相遭而角其技勢固不得不然於其所親戚游舊未必爾也而今世薦紳之士閒居負道德矜仁義羞漢唐而不談真若

無徇於世者一旦爵位顯於朝名聲彰于時稍迫利害則釋易而趨險叛友而誣親擠人而售已更相伺候若奕基然唯恐計謀之不工僥倖一切之勝而曾白黑之不若者武相仍袂相屬也則二侯之事亦何所恠哉

十二經相合義說

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嘗以謂知易之說則十二經相合或以相生或以相尅者固理之自然而無所可疑之矣何以知其然耶經曰南方生熱熱生火北方生寒寒生水西方生燥燥生

金中央生濕濕生土是則水者寒之形濕者土之氣夫
水之於土妻道也故水流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
火之於金夫道也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
也管輅曰龍者陽精而居於淵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
居於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也惟陽中之陰爲
能召陰中之陽故雲從龍虎陰中之陽也惟陰中之陽
爲能致陽中之陰故風從虎夫陰陽之道固有因同類
而相感者亦有以異類而相感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所謂同類而相感者也同異雖殊於其相感一也十二

之經相合亦何異於是哉經曰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
見厥陰又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厥陰風木
也位東方少陽相火也位南方火與木相生故厥陰與
少陽合而肝膽三焦命門所以相爲表裏也經曰陽明
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又曰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
見陽明太陰濕土也位中央陽明燥金也位西方土與
金相生故陽明與太陰合而脾與胃肺與大腸所以相
爲表裏也經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又曰少
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少陰君火也位南方太陽

寒水也位北方水與火相配故太陽與少陰合而心與小腸腎與膀胱所以爲相表裏也蓋木位東方則陽之中也金位西方則陰之中也土位中央則陰陽之中也水位北方則陰之正也火位南方則陽之正也凡陰陽中則和和則相生故金木火土以相生而合陰陽正則相配故水火以相配而合相生而合者所謂同類而相感也相配而合者所謂異類而相感也故經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金木者生成之始終蓋水火者日之與月坎之與離而男之與女也萬物之所以有也金木者因

其有而生成始終之而已矣於徵兆則以相配言之於生成則以相生言之亦其理也又水火譬之則夫婦也金木火土譬之則父子也夫婦以異而相合父子以同而相合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水火然後有金木四者具然後有土同類雖殊其合一也嗚呼陰陽之爲道博而要小而大數之可十者推之可百數之可千者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也然其要一也故遠之於天地近之於父子之間又其悉也至於言笑飲食莫不具而有焉苟直而推之曲而求之則何所而不得也雖然今之

所謂學醫者惡足以語此哉

其於又十之間又其悉也至外言矣增會莫不具而床
而萬萬之大不可測也然其要一也其要之於天候而
而與小而大變也百十餘年之百口雖之百十餘年之
具於外亦土同壤地其合一也則判則則之然道而
而此合亦夫欲然於亦父十本水火然於亦金木四
金水火

淮海集卷之二十五終

淮海集卷之二十六

表

代賀坤成節表

竊以聖誕當期嚴秋在序協氣蟠乎穹壤頌聲溢於華

戎中賀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德並神明功參覆載斷鼇立

極追配於媯皇用楫濟川責成於傳說忠謀入而姦黨

破弊事革而嘉應來巍乎在唐虞之間卓然出馬鄧之

右嘉辰既屬率土交歡臣猥緣肺腑之親叨分符竹之

寄前瞻觀闕阻奉萬年之觴遠託封章庶比千秋之鑑

代賀興龍節表

大呂飛灰爰屬星迴之序靈樞繞電寔當聖誕之期凡屬生成所同抃蹈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裁成天地參並神明以言乎道則持盈而守成以言乎時則重熙而累洽昭哉嗣服纘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熙備三宮之至養清風發而羣陰伏元首明而庶事康令節載逢鴻儀斯舉加籩折俎初嘗露酌之醇擊石彈絲始奏鈞天之妙可謂一時之嘉會故得四海之歡心臣猥以葭莩廁於藩翰十章獻鑿空懷唐相之誠萬壽稱觴莫預漢庭之列

代賀太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太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纘繼鴻休亘萃夷而共慶昭明鉅禮極天壤以均歡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恭以太皇太后陛下鍾睿知之資御休明之運以至仁而子養萬國以盛德而母儀三朝造舟爲梁始作文王之合斷鼇立極終成媯氏之功忠邪辨而和氣通威惠行而頌聲作旣增光於聖統宜受禮於神孫典章載崇寰海交抃臣猥被藩室之寄叨居肺腑之親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謹具

表陳賀以聞

代賀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稽酌天人備嚴典禮孝治既先於宮闈歡心自得於寰區中賀恭以皇太后妙道生知英能天縱自長門而登長樂法度無違以太姪而事太姜晨昏不懈至於弼成先帝之治保佑聖子之功幽通神明顯被動植施之大者報必厚實之富者名必隆位號既昭華夷增忭臣謬通屬籍叨假郡章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

代賀皇太后生辰表

考曆占星氣應元英之候稱觴獻壽禮行長樂之宮凡在照臨所同欣抃中賀恭以皇太后德符坤載位正母儀淵冲自乎生知慈惠本乎天縱弼成文考既隆逮下之風共養太姜益著思齊之美內宣陰化日嗣徽音矧當孝治之朝尤崇慶誕之節鼓鍾具舉環珮畢臻歡聲動於宮闈佳氣蟠於觀闕某繆通屬籍叨守近藩匪惟宗族之同榮實與吏民而共慶

代賀明堂禮畢表

有司備物親嚴三歲之祠率土均恩實賴一人之慶照
臨所逮欣抃攸同中賀伏惟皇帝陛下道貫神明功參覆
載昭哉嗣服續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熙備三宮之至養
擢英髦而共改革苛弊以濟時庶事用康善祥斯應物
無疵癘民不怨咨天地得以清寧草木遂其零茂九功
之德既皆可歌四海之臣亦各來祭乃遵彝典爰盡孝
思時以季秋之良日用上辛之吉始告虔於原廟遂嚴
配於合宮精意感通景貺昭答大賚而兆人富肆膏而
衆心新實萬世無疆之休益千載不逢之會臣乍辭帷

幄方守藩垣徒欣右饗之成莫預駿奔之列瞻望闕庭
云云

代賀皇太妃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皇太妃於某殿受冊者史官揆
日宗伯陳儀舉令典於宮闈溢歡聲於方夏中賀恭以皇

太妃挺生淑質休應昌期贊陰化於椒塗嗣徽音於彤
管晨昏共養之禮簡在兩宮動靜謙肅之風形于六寢
在先朝則有警戒相成之道於聖主則有劬勞罔極之
恩中外所瞻情文宜稱肆被冊書之美爰昭位號之隆

淮海集 卷之二十一 四
臣猥被瓜牙叨居藩屏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
歡欣之至

辭史官表

竊以史屬之除聖朝所慎若非承父兄之教詔世守其
言則必積師友之淵源材克厥職臣於二者實無一堪
聞命若驚撫躬增懼重念臣少而愚賤長更屯奇積累
歲時尚慮人情之未與超踰涯分豈爲物議之所容以
蕞爾不勝任之材處灼然非所居之地必招官謫上累
恩私况儒館之中資任高於臣者不少班行之內學術

過於臣者甚多與其容菲薄以濫居不若擇英豪而改
授伏望聖慈追寢新命檢會臣近申三省除臣一外任
差遣

代蘄守謝上表

奉法明時方悔推行之誤分符近地俄蒙假貸之私祇
荷寵恩載深感涕伏念臣資材闇昧問學空疎遭逢昌
辰叨竊劇任徒冀事功之立靡思罪釁之成昨以出按
荆車兼程鹽課猥虞曠廢妄致勤勞屬吏承風不無過
當小民競利豈免怨尤雖不待於人言卽行改正儻追

論其事迹殆可誅夷敢祈造物之恩猶竊長人之任矧
蘄春之便郡實淮右之名區風氣和平獄訟稀少平時
來者尚樂寬閑謫官居之真爲僥倖此蓋伏遇太皇太
后陛下推天地之賜回日月之光黜陟不失其所宜輕
重各當其所適察臣過舉止於四月之間許臣自新付
以一州之寄念捐軀而莫報徒撫已以增慚復路迴車
顧迷途其未遠輸肝剖膽庶報効之可圖

代程給事乞致事表

臣某言臣聞未老遽歸非臣子報君之義旣衰猶仕豈

儒生處已之方惟去就適合其時乃進退不愆於禮輒
陳悃幅仰瀆高明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本
單微材尤綿薄早緣章句聲律之末技偶中上科繼以
簿書獄訟之微勞誤更劇任三持使節八領郡麾以至
承乏小行人之官備位大司農之屬山川陟涉幾徧於
五方日月推移殆踰於四紀遂叨蘭省之秩仍忝祕殿
之名每撫心而自循縱沒齒其焉報昨以蒙恩罷守被
旨歸班身雖寄於海隅夢已升於帝所非不知懷金結
綬侍清光而足榮佩玉鳴騶聯法從之爲幸但以風霜

漸迫蒲柳遽衰爰及上印之期當批乞骸之懇日莫途
遠顧已分之非安漏盡鍾鳴亦人言之可畏伏惟皇帝
陛下恢覆載之量廓照臨之明憐其實知止而請身察
其非偷安而避事俾還官政獲反里閭况臣北陌東阡
雅多遊舊左食右粥良給歲時是以誦歌真主之稀逢
盛述聖朝之難遇馬方羸老徒結戀於軒墀木已朽枯
或能蒸於芝菌臣不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代王承事乞回授一官表

臣聞緹縈納身贖父文帝因之變法王縉削爵請兄肅

宗爲之推恩夫漢唐之主豈欲撓不刊之典而詭從女
子輔臣之意哉蓋以子弟之願獲伸則孝悌之風寔廣
天下忠順之俗於是乎始成故不以所輕廢所重也恭
惟陛下神聖功德叅並天地固非漢唐之主所能擬倫
臣雖愚陋不敢自比於王縉然生遇休明名列仕版不
猶愈於緹縈之女子乎輒冒死亡斧鉞之誅瀝血陳誠
上干天聽惟陛下賜察哀憐不勝大願切念臣父昨於
元豐四年得罪蒙朝廷放歸田里逮今已及四年矣初
出於特旨有司旣無敘法可舉而中外臣寮又以臣伯

淮海集 卷之二十六
父待罪宰相懷避嫌疑莫敢言者臣伏覩陛下近以功成治定因時制作建列聖之廟而申以大需正百官之制而授以新書其遠至於亡沒之裔尚被甄收其微至於胥史皂隸之能猶得自効和氣旣洽頌聲並作符貺屢至年穀胥熟此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父獨嬰罪釁流寓江海天高日遠自新無路臣誠私心痛之臣昨自元豐元年蒙恩授大理評事繼奉新制改承事郎逮及七年未曾磨勘臣願以合轉宣義郎一官回授臣父乞賜敘用伏望陛下推覆載之恩生骨肉之

惠惻然憐之特垂俞允况陛下自臨御以來坐法之人未嘗終棄爲親之請多所願從竊以近事言之王安國自著作佐郎放歸田里比踰朞年起丞大理鄧忠臣以宣德一官爲母求封奏書旣上得邑壽昌以臣父方之安國則四年之廢父於朞年以臣比之忠臣則爲父之請重於爲母若獲遠繼緹縈王縉之事近依安國忠臣之例使臣父復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則臣雖身先犬馬填委溝壑無所復恨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淮海集卷之二十六終

蘇軾集卷之二十六

與委散坐無視對罪百無外罪天望聖城及具營之至

之險對曰父身許齒飲士大夫之區固曰難良夫大愚

其生於世也其死於世也其生於世也其死於世也

其生於世也其死於世也其生於世也其死於世也

其生於世也其死於世也其生於世也其死於世也

其生於世也其死於世也其生於世也其死於世也

其生於世也其死於世也其生於世也其死於世也

其生於世也其死於世也其生於世也其死於世也



程